

当代作家的智慧

今日文人的真性情



幽默

中国作家幽默散文选

古 耜◎选编

是水

汪曾祺	余光中	流沙河	王 蒙	康启昌
孙绍振	蒋子龙	张 洁	尧山壁	沙叶新
魏明伦	刘兆林	邓 刚	叶延滨	高洪波
刘 齐	贾平凹	王小波	陈 村	韩小蕙
南 帆	裘山山	鲍尔吉	原野	丁宗皓
方英文	徐 坤	杨海蒂	雷 达	

京华出版社



中国作家幽默散文选

幽默 是水

古 耕◎选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默是水/古耜选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724-369-4

I. 幽... II. 古...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099 号

幽默是水

——中国作家幽默散文选

著 者 □ 古耜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发行部)

(010)64259577(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数 □ 16.25 印张

印 数 □ 1 - 6000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369-4

定 价 □ 28.0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论 幽 默

(代前言)

雷达

想不到，幽默一词的本源与幽默的含义恰好是对立的，且非外来语，而是标准的国粹：它最早见于楚辞《九章·怀沙》，其中有“孔静幽默”一语，意谓万籁无声般的寂静。这哪有一丁点儿幽默的影子？但也有人说，幽默还是外来语，与楚辞里的“幽默”根本没有关系，不过是语词上的巧合罢了。我基本不懂外文，不知是否果真如此。我觉得，要弄清幽默的来源呀定义呀实在太麻烦，也没啥意思，据说对它的界说就不下百种，咱们何必钻那个牛角尖？与其听幽默研究家讲幽默之定义，还不如听个精彩段子来劲呢。我想，只要知道了，词典上对幽默的解释大同小异，无非是“言语和举动诙谐有趣而意味深长”之类，也就够了。对于何为幽默和如何才能幽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揣摩，去创造，去体验，切忌整齐划一和横加干涉，应该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幽默观。

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认为只有洋人才有幽默感，中国人天生没有。这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胡说。我们民族固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活得沉重，充满苦难，不大顾得上幽默和耸肩膀，但是，倘若不把幽默调笑化，轻薄化，而论真正的幽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此类遗产是决不逊于外国的。且不必远说东方曼倩之徒的高等幽默，只消翻开《笑府》、《谈谑》、《笑得好》、《雅谑》、《笑林广记》及至《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一类的书，里面的一些条目，定能叫你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比如，有这么一条：一信徒对诸屠户苦口婆心地宣传佛理，规劝诸位千万莫要再杀生，说：“你们杀什么，来世就转生什么，杀鸡变鸡，杀猪变猪，杀牛变牛啊”。屠户们听了半晌，遂慨叹道：“看来咱们只好杀人了。”这好像是在讥笑佛教，其实并不那么浅，它讥笑的是

对佛教的庸俗化理解。又如这么一则：有暑月戴毡帽行路者，遇大树下歇凉，即将毡帽当扇，曰：“今日若无此帽，真热死我了！”这里“戴毡帽”三字是关键。毡帽本是行路者遭受酷热的原因，反而变成了他感激的对象，岂不可笑？现实生活中找错对手或谢错恩主的事频发，正与此同。由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式幽默的某些特点。

幽默是不该分国界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绝，也要承认外国的妙，比如这则二战时期的幽默，是带动作性的，如同哑剧：火车进入隧道，车厢一片黑暗。黑暗中传来亲吻的声音，紧接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车出隧道后，车厢内四个素不相识的人都不吱声，惟见德国军官的眼窝发青。老太婆想，这姑娘人美心更美。姑娘想，真奇怪，这德国人宁愿吻老太婆却不吻我。德国军官想，罗马尼亚人真狡猾，他偷着亲嘴，让我暗地里挨揍。罗马尼亚人想，我最聪明，我吻自己的手背，又狠揍了德国人一记耳光，没有人发现。

有些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反倒一直不喜欢，比如苏东坡与苏小妹的“互相攻击”：苏小妹眼窝深，被东坡嘲笑为：“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苏东坡胡须长，则被小妹讥为：“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尽管苏小妹其人子虚乌有，历来的文人谈起这些，还是如数家珍，笑不可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眼窝深，胡子长吗，恐怕都很难称之为幽默。

那么，到底什么是幽默呢？

在我看来，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与呆滞和僵化无缘；幽默是一种解脱，能抚平烦恼，遏制焦躁，回归宽容和善良；幽默是一种发现，能让你从错位和虚幻中认清真实的自我，变得冷静而明智；幽默是一种润滑，能消除对抗并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幽默是一种美丽，能使你在异性面前魅力十足，大受青睐；幽默是一种狡猾，能使你从尴尬和狼狈中逃遁，刹那间恢复从容；幽默是一种优越，能使你站在高处看自己，看世界，看命运，在嘲笑不确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幽默是一种自嘲，自嘲正是自信的表现；幽默是一种按摩，用笑声按摩躁动的灵魂，达到心平气和；幽默是一种释放，释放压抑下的忧郁，加速血液循环，产生内啡肽，幽默是一种

灵感，它不请自来，过时不候，是人与情境偶然遭逢的产品，不可重复；幽默是一种天性，是身心健康的外化，水到渠成的漫溢，学是学不来的，做也做不出的，硬要模仿、制作，只能令人啼笑皆非，勉强进行面部肌肉的拉伸运动；幽默是一面明镜，能照见世人的可笑可气可爱可叹；幽默是一种真实，它把你引进荒诞和悖谬的死胡同，在哈哈一笑中，撕开遮蔽物，把真实还给真实。

说了幽默是什么，还想说说幽默不是什么：

幽默不是胡编乱造，神侃瞎吹；幽默不是泼妇骂街，莽汉逞能；幽默不是龇牙咧嘴，装神弄鬼，努着劲儿逗人笑；幽默不是恶作剧，专从生理缺陷，性，丑陋，病态上下手，博人苦笑；幽默不是尴尬——尴尬是在某一情境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和事，或者是人的自尊与人的生理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所引起的难为情，而幽默恰恰是人对尴尬的超越和俯视；幽默也不同于滑稽——滑稽主要靠外在变形，乖张的动作，耍贫嘴，惟妙惟肖的模仿来逗人发笑，它作用于感官，比较轻薄，而幽默在骨子里是严肃的，有人类自我反思的无奈；幽默不能刻意制造，不能批量生产，不是胳膊人，不是自己笑得不行，别人无动于衷。

目录

论幽默(代前言)	雷 达 / 1
跑 警 报	汪曾祺 / 1
泡 茶 馆	汪曾祺 / 6
开你的大头会	余光中 / 12
饶了我的耳朵	余光中 / 15
幽默的境界	余光中 / 20
这 家 伙	流沙河 / 23
尴尬二十四	流沙河 / 25
清风吹散万般愁	康启昌 / 27
得体与失态	王 蒙 / 33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王 蒙 / 35
话说幽默	王 蒙 / 38
美女危险论	孙绍振 / 40
上课打瞌睡利大于弊	孙绍振 / 45
歪打而又正着的幽默	孙绍振 / 48
说不尽的狗	孙绍振 / 51
猪年拾锦	蒋子龙 / 55
空啊,想啊.....	蒋子龙 / 63
幽默运动	蒋子龙 / 67
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	张 洁 / 69

CONTENTS

另类外语	张 洁 / 74
一个不爱空调的老土	张 洁 / 76
大 脚	尧山壁 / 78
酒功新说	尧山壁 / 81
跛行云南忆汪老	尧山壁 / 83
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	沙叶新 / 85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沙叶新 / 87
我“错”在独立思考	魏明伦 / 89
劝君少刺秦始皇	魏明伦 / 92
和冯巩走在大街上	邓 刚 / 96
俄罗斯浪漫	邓 刚 / 98
幽 默	邓 刚 / 102
衣食住行	叶延滨 / 104
都市的另一种生态	叶延滨 / 110
喝 趣	高洪波 / 119
逛 论	高洪波 / 122
谈 幽 默	高洪波 / 124
人一有车就自卑	刘 齐 / 126
美国只有两种人	刘 齐 / 129
幽默师父	刘 齐 / 131

目 录

名 人	贾平凹 / 133
闲 人	贾平凹 / 137
笑口常开	贾平凹 / 140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王小波 / 143
关于“媚雅”	王小波 / 145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王小波 / 147
姑娘今年二十八	陈 村 / 149
弯人自述	陈 村 / 152
钻石并不恒久	韩小蕙 / 158
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	韩小蕙 / 164
关于幽默	韩小蕙 / 168
纸上的江湖	南 帆 / 170
教子无方	南 帆 / 178
娱乐三八节	裘山山 / 180
新年音乐会	裘山山 / 183
女人的幽默	裘山山 / 185
吹牛的极致	鲍尔吉·原野 / 190
每天变傻一点点	鲍尔吉·原野 / 193
谁动了我们的幽默	鲍尔吉·原野 / 195
扭盆或小提琴的一种拉法	丁宗皓 / 198

CONTENTS

快意沈阳·····	丁宗皓 / 202
咻 咻 甜 ·····	丁宗皓 / 206
父子琐记·····	方英文 / 208
各得其趣·····	方英文 / 212
关于幽默的蠢话·····	方英文 / 214
灵魂在沉思默想中寻找光明·····	徐 坤 / 217
短信息狂欢节·····	徐 坤 / 219
品头论足·····	杨海蒂 / 221
陋 室 铭 ·····	杨海蒂 / 223
我看幽默·····	杨海蒂 / 225
幽默是青春的伴侣·····	刘兆林 / 227
我们“八一”期 ·····	刘兆林 / 229
感谢跳舞·····	刘兆林 / 234
谈谈鲁迅的幽默观(代后记) ·····	古 韞 / 239



跑 警 报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3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



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韶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

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噓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惶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

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 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象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嗽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泡茶馆

《汪曾祺》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葶苈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握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是不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里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

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绝，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坨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

